詩經/關雎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序 ◄

詩經
關雎

► 葛覃

詩・國風・周南・關雎

雎鳩

荇菜

魯詩說

周道缺，詩人本之衽席，關雎作。后妃之制，夭壽、治亂、存亡之端也。是以佩玉宴鳴，關雎嘆之，知好色之伐性短年，離制度之生無厭，天下將蒙化，陵夷而成俗也。故詠淑女，幾以配上，忠孝之篤、仁厚之作也。又曰：「周衰而《詩》作，蓋康王時也。康王德缺於房，大臣刺晏，故詩作。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，一朝晏起，夫人不鳴璜，宮門不擊柝，《關雎》之人見幾而作。」又曰：「周漸將衰，康王晏起，畢公喟然，深思古道，感彼關雎，性不雙侶，願得周公，配以窈窕，防微消漸，諷喻君父。孔氏大之，列冠篇首。」

齊詩說

孔子論《詩》，以《關雎》為始。言太上者民之父母，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，則無以奉神靈之统而理萬物之宜，故《詩》曰：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言能致其貞淑，不

貳其操，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，晏私之意不形乎動靜，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。此綱紀之首、王教之端也。

韓詩說

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，以聲相求，隱蔽於無人之處，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，后妃御見有度，應門擊柝，鼓人上堂，退反晏處，體安志明。今時大人內傾於色，賢人見其萌，故咏《關雎》，說淑女、正容儀以刺時。

毛詩序

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，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，風，風也，教也，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，謂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。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故《詩》有六義焉：一曰「風」，二曰「賦」，三曰「比」，四曰「興」，五曰「雅」，六曰「頌」。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「風」。至于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變雅作矣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，以風其上，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，故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「風」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「雅」。「雅」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「頌」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，《詩》之至也。然則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；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鵲巢》、《騶虞》之德，諸侯之風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繫之召公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《關雎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，是《關雎》之義也。

關雎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
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一作「仇」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

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
求之不一作「弗」得，寤寐思服。

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

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一作「薅」之。

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

注釋

按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考證，魯、齊、韓三家詩對此篇的解釋都認為其應是諷刺詩。毛詩認為是讚美詩。

關關：按魯詩、毛詩傳，指聲音相和。

雎鳩：即鶚，俗稱魚鷹。

洲：魯齊韓三家作「州」。《說文》州，水中可居曰州。

窈窕：魯詩說解作：「美好的樣子」，韓詩說解作「忠貞專一的樣子」。窈，粵音讀若「妖」。

好逑：魯詩、齊詩皆作「好仇」，解為「和好仇怨」，韓詩解為：「建立女子的道德準

則」。毛詩仇改作逑。解逑字為：「配偶」。好逑，按毛詩，是指「美好的配偶」。此處魯、齊、韓三家詩與毛詩差異巨大。

參差：長短不一。

荇菜：又稱莕、接余。按陸機的描述，白莖，葉赤紫色，浮在水上，根在水底。荇，粵音讀若「杏」。

左右：幫助。本字為「佐佑」。

流：挑選，選擇。

寤寐：睡不着。粵音讀若「悟未」。

思服：服，事情，亦指思念。按魯詩，此處指思考有關淑女和好眾妾的事情。毛詩箋發現了毛詩在解釋好仇／好逑一詞時的錯誤，此處也按照魯詩解釋，但前後矛盾。服，粵音讀若「北」。悠哉：悠，指思考，亦指長、遠。動詞。悠哉悠哉：想來想去。芼：拿取，粵音讀若「冒」。

解釋：之所以寫勤勉地去采荇，是為了襯托出作者自己是如何用琴瑟和鐘鼓去親近和取悅愛人。琴瑟鐘鼓非普通樂器，可見作者非常人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